

卷第四百四 寶五（雜寶下）

肅宗朝八寶 靈光豆 萬佛山 玳瑁盆 辟塵巾 浮光裘（有目無文） 重明枕
三寶村 火玉 馬腦櫃 岑氏
肅宗朝八寶

開元中，有李氏者，嫁於賀若氏。賀若氏卒，乃舍俗為尼，號曰真如。家於鞏縣孝義橋。其行高潔，遠近宗推之。天寶元年，七月七日，真如於精舍戶外盥濯之間，忽有五色雲氣，自東而來。雲中引手，不見其形。徐以囊授真如曰：「寶之。慎勿言也？」真如謹守，不敢失墜。天寶末，祿山作亂，中原鼎沸，衣冠南走，真如輾轉流寓於楚州安宜縣。肅宗元年，建子月十八日夜，真如所居，忽見二人，衣皂衣。引真如東南而行，可五六十步，值一城。樓觀嚴飾，兵衛整肅。皂衣者指之曰：「化城也。」城有大殿。一人衣紫衣，戴寶冠。號為天帝。復有二十餘人，衣冠亦如之，呼為諸天。諸天坐，命真如進。而諸天相謂曰：「下界喪亂時久，殺戮過多，腥穢之氣，達於諸天。不知何以救之？」一天曰：「莫若以神寶壓之。」又一天曰：「當用第三寶。」又一天曰：「今厲氣方盛，穢毒凝固，第三寶不足以勝之，須以第二寶，則兵可息，亂世可清也。」天帝曰：「然」因出寶授真如曰：汝往令刺史崔侁，進達於天子。」復謂真如曰：「前所授汝小囊，有寶五段，人臣可得見之。今者八寶，唯王者所宜見之。汝慎勿易也。」乃具以寶名及所用之法授真如。已而復令皂衣者送之。翼日，真如詣縣。攝令王滔之，以狀聞州。州得滔之狀，會刺史將行。以縣狀示從事盧恒曰：「安宜縣有妖尼之事，怪之甚也，亟往訊之。」恒至縣，召真如，欲以王法加之。真如曰：「上帝有命，誰敢廢墜！且寶非人力所致，又何疑焉？」乃以囊中五寶示恒。其一曰「玄黃天符」，形如笏。長可八寸餘，闊三寸。上圓下方，近圓有孔。黃玉也。色比蒸栗，潭若凝脂。辟人間兵疫邪癘。其二曰「玉雞」，毛文悉備，白玉也。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。其三曰「谷璧」，白玉也。徑五六寸。其文粟粒自生，無異雕鏤之狀。王者得之，即五穀豐稔。其四曰「王母玉環」。二枚，亦白玉也。徑六寸，好倍於肉。王者得之，能令外國歸復。其玉色光彩益發，特異於常。盧恒曰：「玉信玉矣，安知寶乎？」真如乃悉出寶盤，向空照之，其光皆射日，仰望不知光之所極也。恒與縣吏同視，咸異之。翌日侁至，恒白於侁曰：「寶蓋天授，非人事也。」侁覆驗無異，歎駭久之，即具事白報節度使崔圓。圓異之，徵真如詣府，欲歷觀之。真如曰：「不可。」圓固強之。真如不得已，又出八寶。一曰「如意寶珠」，其形正圓，大如雞卵，光色瑩澈。置之堂中，明如滿月。其二曰「紅鞞鞮」，大如巨栗，赤爛若朱櫻。視之可應手而碎，觸之則堅重不可破也。其三曰「瑯王乾珠」，其形如環，四分缺一，徑可五六寸。其四曰「玉印」，大如半手，其文如鹿陷之印，中著物則形見。其五曰「皇后彩桑鈎」，二枚，長五六寸，其細如筋。屈其末。似金又似銀，又類熟銅。其六曰「雷公石」，二枚，斧形。長可四寸，闊寸許。無孔。膩如青玉。八寶置之日中，則白氣連天；措諸陰室，則燭耀如月。其所壓勝之法，真如皆秘，不可得而知也。圓為錄表奏之。真如曰：「天命崔侁，事為若何。」圓懼而止。侁乃遣盧恒隨真如上獻。時史朝義方圍宋州，又南陷申州，淮河道絕，遂取江路而上，抵商山入關。以建巳月十三日達京。時肅宗寢疾方甚，視寶，促召代宗謂曰：「汝自（「自」原作「是」，據明抄本改）楚王為皇太子，今上天賜寶，獲於楚州。天許汝也，宜保愛之。」代宗再拜受賜。得寶之故，即日改為寶應元年。上既登位，及升楚州為上州，縣為望縣，改縣名安宜為寶應焉。刺史及進寶官，皆有超擢。號真如為「寶和大師」，寵錫有加。自後兵革漸偃，年穀豐登，封域之內，幾至小康。寶應之符驗也。真如所居之地得寶，河壩高敞，境物潤茂。遺址後為六合縣尉崔理所居。西堂之間，相傳云。西域胡人過其傍者，至今莫不望其處而瞻禮焉。（出《杜陽雜編》）

靈光豆

代宗大曆中，日林國獻靈光豆龍角釵。因其國有海，東北四方裡。國西怪石方數百里，光明澄澈，可鑿人五臟六腑。亦謂之仙人鏡。國人有疾，輒照之，使知起於某臟某腑。即自彩神草餌之，無不癒焉。靈光豆，大小類中華之茶豆，其色殷紅，而光芒可長數尺。本國亦謂之詰多珠。和石上菖蒲葉煮之，即大如鵝卵。其中純紫。稱之可重一斤。帝啗一丸，歎其香美無比，而數日不復言饑渴。龍角釵類玉，紺色，上刻蛟龍之形。精巧奇麗，非人所制。帝賜獨狐妃子。與帝同泛舟於龍池，有紫雲自二上而生，俄頃滿於舟中。帝由是命置之於堂內，以水噴之，化為二龍，騰空東去矣。（出《杜陽雜編》）

萬佛山

上崇釋氏教，乃春百品香（「香」原作「山」，據明抄本改）和銀粉以涂佛室。遇新羅國獻五色氍毹，及萬佛山，可高一丈。上置於佛室，以氍毹籍其地。氍毹之巧麗，亦冠絕於一時。每方寸（「方寸」原作「放」，據《杜陽雜編》上改）之內，即有歌舞妓（「妓」原作「之」，據明抄本改）樂，列國山川之狀。或微風入室，其上復有蜂蝶動搖，燕雀飛舞。俯而視之，莫辨其真假。萬佛山，雕沉檀珠玉以成之。其佛形，大者或逾寸，小者八九分。其佛之首，有如黍米者，有如菽者。其眉目口耳，螺髻毫相悉具。而辮縷金玉水精，為蟠蓋流蘇。庵瞻鬲羅等樹，構百寶為樓閣台殿。其狀雖微，勢若飛動。前有行道僧，不啻千數。下有紫金鍾，闊（「闊」原作「閣」，據《杜陽雜編》上改）三寸，以蒲半銜之。每擊鍾，行道僧禮拜至地。其中隱隱，謂之梵聲。蓋關緜在乎鍾也。其山雖以萬佛為名，其數則不可勝計。上置九光扇於岩巖間。四月八日，召兩街僧徒入內道場，禮萬佛山。是時觀者歎非人工。及見有光出於殿中，咸謂之佛光。即九光扇也。由是上命三藏僧不空，念天竺密語千口而退。（出《杜陽雜編》）

玳瑁盆

寶曆元年，南昌國獻玳瑁盆、浮光裘、夜明犀。云：其國有酒山紫海。蓋（「蓋」原作「而」，據《杜陽雜編》中改）山有泉，其味如酒，飲之甚醉則經日不醒。紫海水（「水」原作「太」，據明抄本、陳校本改），色如爛樾，可以染衣。其魚龍龜鱉、砂石草木，無不紫焉。玳瑁盆，可容十斛，外以金玉飾之。及盛夏，上置於殿內，貯水令滿，遣嬪御持金銀杓，酌水相沃，以為嬉戲。浮光裘，即紫海色染其地也。以五彩絲蹙成龍鳳，各一千三百，仍綴以九色真珠。上衣之，以獵於北苑，為朝日所照，而光彩動搖。觀者皆眩其目，上亦不為之貴。一日，馳馬從禽，勿際暴雨，而裘無纖毫沾濡。方歎為異物。夜明犀，其狀類通天犀，夜則光明，可照百步。覆錯十重，終不能掩其耀煥。上遂命解為腰帶。每遊獵，夜則不施其蠟炬，有如晝日。（出《杜陽雜編》）

辟塵巾

高瑀在蔡州。有軍將甲知回易，折欠數百萬，回之外縣。去州二百餘里，高方令錮身勘甲。甲憂迫，計無所出。其類因為設酒食間解之。座客十餘。中有稱處士皇甫玄真者，衣白若鵝羽，貌甚都雅。眾皆有寬勉之辭。皇甫但微笑曰：「此亦小事。」眾散，乃獨留。謂甲曰：「餘嘗游東，獲二寶物，當為君解此難。」甲謝之，請具車馬。悉辭。行甚疾。甚晚至州，舍於店中。遂晨謁高。高一見，不覺敬之。因謂高曰：「玄真此來，特從尚書乞甲性命。」高遂曰：「甲欠官錢，非瑀私財。如何？」皇甫請避左右，言某於新羅獲巾子，可辟塵，欲獻此贖甲。即於懷探出授高。高才執，已覺體中清涼。驚曰：「此非人臣所有，且無價矣。甲之性命，恐足酬也。」皇甫請試之。翼日，因宴於郭外。時久旱，埃塵且甚。高顧視馬尾鬣及左右騶卒數人，並無纖塵。監軍使覺，問高：「何事尚書獨不沾塵？豈遭逢異人，獲至寶乎？」高不敢隱。監軍故求見處士。高乃與俱往。監軍戲曰：「道者獨知有尚書乎？更有何寶，願得一觀。」皇甫具述救甲之意。且言藥出海東，今餘一針，力差不及巾，可令一身無塵。監軍拜請曰：「獲此足矣。」皇甫即於巾上抽與之。針色如金。監軍乃紮巾試之，驟於塵中，唯身及馬鬣尾無塵。高與監軍旦具禮往謁，將請其道要（「要」原作「囊」，據明抄本、陳校本改）。一夕忽失所在。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浮光裘（有目無文）

重明枕

有海外國貢重明枕。長一尺二寸，高六寸。潔白類於水精。中有樓台之形，四面有十道士，持香執簡，循環無已。謂之行道真人。其鏤木丹青，真人之首簪帔，無不悉具。仍通瑩焉。（出《廣德神異錄》）

三寶村

扶風縣之西南，有三寶村。故老相傳云，建村之時，有胡僧謂村人曰：「此地有寶氣，而今人莫得之，其啟發將自有時耳。」村人曰：「是何寶也？」曰：「此交趾之寶，數有三焉。」故因以三寶名其村，蓋識其事。開成元年春，村中民夜夢一丈夫者，黑髻，被廣袂之衣，腰佩長劍，儀狀峻古。謂民曰：「吾嘗仕東漢。當光武時，與飛將馬公，同徵交趾，嘗得南人之寶。其後馬公遭謗，以為多掠南貨，盡載以歸。光武怒，將命索其家。吾懼且及禍，故埋於此地。」言未訖而寤。民即以所夢具告於鄰伍中。是歲仲夏夕，雲月陰晦，有牧豎望見西京原下，炯然有光，若曳練焉，久而不滅。牧豎警告其父，即馳往視之。其光愈甚，至明夕亦然。於是裡人數輩，夜尋其光，俯而觀之。其光在土而出，若燄薪火。裡人乃相與植准以表之。其明日，攜鍤具，窮表之下，深約丈餘，得一金龜。長二寸許，制度奇妙，代所未識。又得寶劍一，長二尺有四寸。又得古鏡一，徑一尺餘。皆塵跡蒙然。裡人得之，遂持以詣縣。時縣令沛國劉隨得之。發矚其劍，淡然若水波之色，雖利如切玉，無以加焉。其長二尺四寸者，蓋古以八寸為尺，乃古三尺。其鏡皆文跡繁會，有異獸環繞鏡鼻，而年代綿邈，形理無缺。乃命磨瑩，其清若上水之潔。真天下之奇寶也。縣令劉君曰：「此為古之珍玩，宜歸王府。可與天球和璧，焜耀於上庠。」遂緘膠其事。聞岐陽帥。願表獻天子。時陳君亦節度岐隴，得而愛之，因有其寶。由是人無知者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火玉

會昌元年，扶餘國貢三寶：「曰火玉，曰「澄明酒」，及「風松石」。火玉色赤，長半寸，上尖下圓。光照數十步。積之可以燃鼎。置之室內，冬則不復亦挾纊。宮人常用。澄明酒，亦異方所貢也。色紫如膏，飲之令人骨香。風松石方一丈，瑩澈如玉。其中有樹，形若古松偃蓋，颯颯焉而涼颯生於其間。至盛夏，上令置於殿內，稍秋氣颯颯，即令撤去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馬腦櫃

武宗好神仙術，遂起望仙台，以崇朝禮。更修隆真室，春百寶屑以塗地。瑤楹金拱，銀欄玉砌，晶瑩炫耀，看之不足。內設玳瑁之帳，火齊之床。焚龍光之香，薦無憂之酒。此皆他國所獻也。帝每齋戒沐浴，召道士趙歸真以下，用探希夷之理。由是室內生靈芝二株，皆如紅玉。更遇渤海貢馬腦櫃，方三尺，深色如茜，所作工巧，無以為比。帝用貯神仙之書，置之帳側。紫瑰盆，量容半斛，內外通瑩，其色純紫，厚可一寸，舉之則若鴻毛。帝嘉其光潔，遂處於仙室，以和藥餌。後王才人擲玉環，誤缺其半菽，上猶歎惜久之。（出《杜陽雜編》）

岑氏

臨川人岑氏，嘗遊山。溪水中見二白石，大如蓮實，自相馳逐。捕而獲之，歸置巾箱中。其夕，夢二白衣美女，自言姊妹，來侍左右。既寤，蓋知二石之異也。恒結於衣帶中。後至豫章，有波斯胡人，邀而問之：「君有寶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即出二石示之。胡人求以三萬為市。岑雖寶之而無用，得錢喜，即以與之。以錢為生資，遂致殷贍。而恨不能問其石與其所用云耳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